

《杨家将》
描述了北宋
大将杨继业
一门三代，
为保家卫国



与入侵的强敌北
辽、西夏誓死抗
争的悲壮事迹，
至今流传不衰。



千百年来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已
经深入人心，保家卫国精神激
励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成为妇
孺皆知的光辉典范。

《杨家将》
塑造了杨门
英雄人物，
鞭挞了潘仁
美、王钦等



仅为了一己私
利而妒贤忌
能、出卖民
族和国家利
益的奸臣。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杨家将

(明)熊大木 著

最新经典珍藏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源远流长根又深，清白传家素有名。
文武公卿光是议，黔蜀威名震玉金。

山西发籍太原府，奉命平番作忠臣。
识得杨家诗八句，才是杨家后留人。



《杨家将》是一部英雄传奇系列故
事，其中以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
征西等，为人们津津乐道。

《杨家将》
中的伟大的
爱国主义精
神、自我牺
牲的勇气与



慷慨的气概，
激励着世世代
代的中国青少
年。



《杨家将》塑造了一
大批个性鲜明、深受
人们喜爱的爱国英雄
形象，尤其是杨门女
将，更是塑造得光彩
照人。



杨家将

最新经典珍藏

(明)熊大木 著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文武公卿，光耀日月，
千古流芳，名垂青史。

山西发端太原府，
平定平遥皆忠臣，
忠行杨家诗八句，
才是杨门七留人。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家将 / (明)熊大木著.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2. 9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ISBN 978-7-5518-0178-2

I. ①杨… II. ①熊…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638 号

杨家将

(明)熊大木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0
印 张 40
字 数 4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8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178-2
定 价 45.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前言

《杨家将》是一部英雄传奇系列故事,以话本、戏剧等形式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它对北宋前期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加以演义,讲述了杨家四代人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动人事迹。

这些传说和故事,把杨家将英勇战斗、牺牲的过程,叙述得十分详细和感人。他们还把宋代功臣潘仁美描绘成大奸臣做陪衬,使杨家将的英雄形象和崇高家风更加高大和完美。七郎八虎闯幽州、血战金沙滩、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佘太君百岁挂帅、杨排风……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爱国者形象,在世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凝聚在杨家将传说中的故事,反映了杨家一门前仆后继、忠心报国的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中国民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追求美好生活,向往先进文化的一种寄托。为了追求这种希望,杨老令公战死了,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宗保之子)继承先辈遗志继续战斗;男人牺牲了,佘太君、穆桂英等女人继承丈夫遗志继续战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家丁、丫环也要继承主人遗志继续战斗。在中国历史上,凝聚着这种忠烈家风的事例绝非杨家将一家。他们的传说和故事,相互辉映,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闪耀着璀璨的理想主义光芒。



目 录

杨
家
将



第 一 回	三国舅拦路打皇亲 杨七郎登擂劈潘豹	1
第 二 回	杨家父子遭祸殃 八王千岁闯金殿	7
第 三 回	潘仁美金殿挂帅 杨七郎边关招亲	13
第 四 回	杨家二杰挫辽将 令公一箭扭乾坤	19
第 五 回	夺要塞声震八方惊敌胆 闯幽州力杀四门显神威	26
第 六 回	北辽王摆宴耍诡计 杨家将替主闯龙潭	31
第 七 回	潘仁美计害杨家将 老令公误入两狼山	37
第 八 回	杨七郎闯山回营遭暗算 郡马公寻弟收尸遇知心	42
第 九 回	风云店里遇王强 寿筵席前告御状	48
第 十 回	贤王拜寿请圣命 丕显荐己下边庭	55
第 十 一 回	神童智拿潘仁美 奸妃贿赂刘秉臣	62
第 十 二 回	八王挥铜打赃官 崔亭奉旨调寇准	68
第 十 三 回	潘妃差人下密旨 寇准上任送厚礼	72
第 十 四 回	大堂动刑打潘洪 寇准传令砸銮驾	75
第 十 五 回	宋太宗偏听斩寇准 八贤王据理救忠良	78
第 十 六 回	划计谋阴曹审潘贼 展才智八王赞寇准	79
第 十 七 回	宋太宗金殿赦国丈 杨六郎松林截潘洪	82
第 十 八 回	杀奸贼六郎受斩刑 救忠良八王闯金殿	84
第 十 九 回	杨六郎充军延安府 高君保护灵汴梁城	89
第 二 十 回	寇天官惩罚黄守义 宋太宗搬请余太君	93



第二十一回	余太君挂帅赴边关	杨排风出马战韩广	97
第二十二回	高君保力敌北江将	杜金娥报号黄土城	100
第二十三回	杜金娥松林生娇子	余太君土城战韩昌	103
第二十四回	高君保突围搬兵将	寇天官背靴访六郎	106
第二十五回	八贤王遭难芭蕉寨	杨延景会战孟伯昌	111
第二十六回	黑山王单骑偷营帐	杨六郎大义收孟良	116
第二十七回	追焦赞孟良访岳胜	救君臣郡马战群雄	120
第二十八回	郡马走险深入虎穴	君臣患难同抛生死	124
第二十九回	青龙寨郡马收岳胜	黄土城孟良战韩昌	129
第三十回	杨郡马抖威退辽兵	谢金吾夸官闹杨府	133
第三十一回	太君上殿伸冤屈	六郎探母离边塞	137
第三十二回	无佞楼上探虚实	状元府里杀金吾	142
第三十三回	状元府题诗留灾祸	孟伯昌挥斧劈三关	148
第三十四回	郡马舍命保义弟	孟良发兵打汴梁	154
第三十五回	围汴梁孟良斧劈三将	救郡马寇准智荐二王	160
第三十六回	寇准思谋退兵马	六郎充军离汴梁	165
第三十七回	杨郡马割袍断义	孟元帅划地绝交	170
第三十八回	杨六郎装病躲避杀威棒	柴郡主登堂斥责云南王	177
第三十九回	郡主公堂认长兄	六郎昭通遭横祸	183
第四十回	郡马瞒名装任秉	双王抽剑斩奸雄	189
第四十一回	宋真宗怒斩双王	寇天官计逞司马	194
第四十二回	八王金殿追宋主	宗保街头打王强	200
第四十三回	王强派人查郡马	八王挂帅救雄州	208
第四十四回	雄州城宗保挑辽将	刘家店郡马买牯牛	213
第四十五回	砸囚车郡马救君保	赶牯牛英州会双王	218
第四十六回	六郎拜师得兵书	八王求贤退辽兵	225
第四十七回	冰冻英州驯牯牛	风迷归途遇岳胜	231
第四十八回	边关将离山归宋	余太君挂帅闯营	237
第四十九回	母子重逢吐真情	君臣相见讲条件	244
第五十回	牯牛阵退敌显威力	颜道长击掌吐狂言	251
第五十一回	天门阵六郎中毒	幽州城孟良揭榜	257
第五十二回	撞驸马孟良巧应变	盗风发四郎暗帮忙	267
第五十三回	穆桂英放生留盔靴	孟伯昌纵火烧山寨	275



第五十四回	穆桂英智擒小将军 孟伯昌巧劝杨宗保	283
第五十五回	穆桂英活捉老公公 杨延景怒斩亲生子	291
第五十六回	小姐一气回山寨 君臣三路请桂英	302
第五十七回	王怀女刀伤白天祖 穆桂英兵发代州城	311
第五十八回	姜飞龙飞刀伤女将 杨宗英下山认亲娘	319
第五十九回	取血衫苗家庄迷路 扮小姐杨宗英捉妖	327
第六十回	杜金娥松林认子 单凤山宗英结缘	334
第六十一回	取解药二英脱险 探军情四将遭擒	345
第六十二回	四郎探母报密信 六郎救驾捉王强	353
第六十三回	穆桂英说解天门阵 杨排风戏打莽英雄	362
第六十四回	杨五郎下山助战 穆桂英遣将派兵	371
第六十五回	穆桂英走马破天门 杨八郎蒙面救兄长	379
第六十六回	开城门四郎引宋将 拿肖后南北罢刀兵	384





第一回 三国舅拦路打皇亲 杨七郎登擂劈潘豹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驾崩之后，他的弟弟赵光义即位，是为二帝，赵光义沉湎酒色，宠爱谗佞，胸无主见，偏听偏信，是非不分，忠奸不辨。

朝中既有忠臣，也有奸贼。正如俗语所说：忠臣一百不算多，奸贼一个就不少。

当时，朝中的忠臣主要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印、金鞭王呼延赞、丞相王苞和令公杨继业等。他们赤胆忠心，为国为民。

朝中最大的一个奸贼就是西宫国丈潘洪潘仁美。他的女儿西宫娘娘，很受皇上宠爱，潘洪就依仗女儿的势力，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还有三个儿子：长子潘龙，次子潘虎，三子潘豹。这哥儿仨个全都习武，特别是潘豹，力大无穷，武艺高强，潘洪这个老贼，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因他是皇亲国戚，文武百官也都怕惹是生非，无人敢管，这一来，弄得纲纪日下，怨声载道。

北辽凉王肖天庆，久有侵吞中原之心，一见大宋朝中奸臣当道，认为有机可乘，就将连环战表打到东京汴梁，兵发边关，要夺取宋室江山。

这一日早朝之时，文武百官见驾已毕，分列东西，赵光义神色黯然，说道：“众位爱卿，如今北辽打来连环战表，不知哪位卿家愿挂印为帅去扫平辽兵？”

皇上说完，令公杨继业刚要出列说话，只见从东厢闪出一人，头戴乌纱帽，身穿绣蟒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年纪就在五十来岁，大白脸，三角眼，颌下的胡子往上卷，此人就是潘洪。

潘洪一步三摇走上品级台，撩袍跪倒，磕头口呼：“万岁，臣有本奏！”

“老爱卿，请讲。”

“万岁不必为此事忧虑，臣的三子潘豹武艺超群，胸怀韬略，他若挂帅，定能扫平狼烟，保住大宋江山！”

皇上听了这番话，立时心花怒放，笑容满面：“好，既然如此，朕就命他挂帅。”

皇上刚要下圣旨，丞相王苞急忙出列叫道：“万岁且慢！臣有本奏。”

皇上脸色一沉：“讲！”

王苞启奏：“潘太师保举潘豹挂帅，此事非同一般，潘豹的本领究竟有多大，臣等未见，自然心中不安，如果潘豹真是武艺超群，可让他在天齐庙摆立擂台比武招贤，



半月内若无人能胜他，臣以为再让他挂帅岂不更好！”

皇上一听，丞相王苞这话说得有理呀！挂帅出征这事关联的江山，还是谨慎为好。于是，下旨传潘豹上殿见驾。

不大一会儿，潘豹便奉召来到金殿，只见他二十多岁，身材魁梧，赤金方脸，浓眉大眼，好不威严！潘豹撩袍跪倒见驾。



皇上说：“朕命你去天齐庙立擂招贤，若半月内无人胜你，就命你挂印为元帅，率领兵将扫平北辽。”

潘豹领旨下了金殿。

原来，那潘洪老贼是怕军权落入高、郑、呼、杨几家之手，故而急不可待地保举他三子潘豹挂帅，以操朝内外大权于潘家。丞相王苞挺身而出，提议设擂招贤，因为言之有理，皇上只好准奏，潘洪的阴谋一时未得逞，各位忠良贤臣也松了一口气。

但是，事情刚刚开始，还不知以后会如何，众位朝臣都各自怀着满腹心事退朝回府。

按下群臣暂且不表，单说那天波府杨家。老令公杨继业号称金刀将，是一位开国元勋，和夫人佘太君一起，东征西战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家中的七个儿子和一名义子，也都是能征善战，有万夫不敌之勇的武将，人称七郎八虎。杨家满门英雄，为国为民，无人不知，无人不赞。怎耐令公、太君已经年迈，几个孩子又都性情直爽，好打抱不平，令公怕孩子们性烈惹出是非，平时遇事就尽量容忍。今日朝中之事，令公搁置不下，回到府内，命老管家杨洪把全家人叫到近前嘱咐：“你们给我呆在家里好好地读书习武，谁也不准去打擂招祸！哪个敢去打擂招祸，为父决不宽容！”

众儿女齐声答应：“是。”

令公又吩咐家将宋成和王玉：“七郎生性鲁莽，你们俩在这打擂的半月内，要把他看管住，如果放走了他惹出祸来，绝饶不了你们俩！”

宋成、王玉连忙答应：“是，是。”

从此，两位家将终日寸步不离七郎，且不时好言相劝，深怕七郎惹了祸，自己受到牵累。

这一天，六郎的妻子柴郡主到南清宫去看望哥哥八王千岁，带着一群宫娥彩女正在十字街上行进，忽听前边有人大喊：“闪开，闪开，谁碰撞马头，要谁的命！”

贴身丫环听了不由得一愣，什么人竟敢这样逞凶蛮横？忙说：“郡主快躲闪吧！”

柴郡主不禁柳眉倒立：“是谁这样不讲理？”话音未落，只见一名大汉骑在马上扬





鞭乱打，百姓们慌张地撒腿乱跑，急忙躲闪。

原来，那骑马的大汉正是三国舅潘豹，他看见郡主便扬鞭大喊：“喂，你到哪里去？”

柴郡主理直气壮地回答：“本郡主去给八王千岁问安。”



潘豹冷冷一笑说：“柴美蓉，你问不问安我不管，快点儿让路，不然叫你尝尝我这皮鞭的厉害！”

郡主怒气冲冲高声呵斥：“你好大胆，敢在本郡主面前胡言乱语！”

潘豹听了这句话，劈头盖脸就是一鞭，直打得郡主鲜血染衣，宫娥彩女也都挨了鞭打。

潘豹洋洋得意地哈哈大笑说：“柴美蓉，你不服，可以上金殿告我，看谁还敢拦路！”说完，便带人扬长而去。

柴郡主的脸上身上受了伤，不能再去南清宫了，只好先回府里，她见了令公和太君，放声痛哭。

柴郡主乃是皇姑，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呀！她哭着把潘豹行凶这事说了一遍。

令公听完紧锁双眉，咬牙切齿地说：“好一个大胆的潘豹，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

太君说：“郡主不要啼哭，绝不能让他白白逞凶！”

这时，令公的八个儿子来了七个，只有七郎没来，两个家将正陪他在后花园下棋哪！

这哥儿七个，见了令公和太君有的说上金殿去告他；有的说上南清宫去告知八王千岁，有的说上天齐庙擂台直接找潘豹算账去，各说不一。

令公叹了一口气，看了看郡主说：“方才听完你的话，我恨不能上金殿告他去。可是又一想，潘家父子是万岁的宠臣，如果告他，也不一定奈何他！眼前北辽进犯，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他如真是一员虎将，可以杀敌卫国保河山，我们杨家受点儿委屈又何妨？郡主，你就原谅他年轻无知吧！”

太君也说：“此话言之有理，就当是老身叫你受委屈了，此事可千万不能让七郎知道，免得他去惹祸。”

六郎见妻子被打，自然怒满胸膛，本想要替郡主报仇，一见二老从大局着想，以江山为重，也只好忍耐下去。他便帮助劝解郡主，叫宫娥陪伴郡主回房，太君和令公又在这里解劝几个儿子，嘱咐他们压下心中的怒气。

郡主回房后，越想越觉得委屈，禁不住又痛哭起来。七郎和宋成、王玉在后花园

杨

家

将





中玩够了，正往前厅走，路过郡主房前，听见里面有哭声。

七郎站住脚说：“你们听，里面是不是我六嫂在哭？”

“对，是郡主的声音。”

“哎？六哥从来没跟嫂子抬过杠、拌过嘴，她为什么哭呢？你们俩在此等候，我进去看看。”

七郎说罢，走进郡主的房中，见郡主哭得非常伤心，忙问：“六嫂，自从你进了杨家门，我头一回见你哭得这么伤心，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郡主深知七郎性情暴躁，怕惹出事非，只是摇头不出声。

七郎急得抓耳挠腮，不安地说：“六嫂，你再不说，就把小弟闷死啦！”

柴郡主无奈，流泪把事情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

七郎气得虎目圆睁，大骂：“贼潘豹，狗胆包天！这哪里是打我六嫂，分明是要会会我杨七郎，我定要去齐天庙与你比个高低！定叫你去见阎王！”

郡主听了七郎这番话，顿时吓得脸色焦黄，慌忙说：“七弟呀，我的好兄弟！可别忘了爹爹的嘱咐，千万不能去打擂！噫，都怨我跟你说了实话……你如果去打擂，可叫我怎样去面对爹娘？”

七郎眼珠一转，笑呵呵地说：“嫂子请放心，小弟只是说句笑话，不要着慌。”说完，便转身走出房去。

这时，七郎心中不住的暗想：刚才我说去打擂的事，可不能对宋成、王玉讲，如果说了，他们俩怎敢放我走？要想法把他俩捆绑起来，堵住嘴，不让他俩乱嚷，等我打完了潘豹回来，再放他俩，才显出我有勇有谋。

七郎想到这里，来到假山后，便先把王玉叫到身旁：“你去把我的宝剑取来，我在这练会剑。”

王玉答应一声，便去取剑。七郎随即抓住宋成按在一旁，把他的嘴堵上，然后捆好藏在假山后。这时，王玉正好取来宝剑，七郎又照方下药把他藏好，挎上剑便跑出花园后门，直奔天齐庙而去。

行至半路，忽然间，对面来了一帮人，抬着一块门板，上面躺着一个浑身上下被血水污染的尸体，后面跟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妇女，大声哭喊：“我丈夫死得好惨啊！谁敢去打三国舅潘豹？谁来给我丈夫报仇？”

那个女人哭得头发晕，腿发抖，跌倒在地上，那几个抬门板的急忙把死者放下，一起过来，连声呼唤。时间不长，那个女人才苏醒过来，却又哭个不停。

七郎走上前问道：“你这女人为何这样痛哭？死者为何全身是血？”

大家一看七郎满脸杀气，吓得全往后缩，那女人此时已顾不得怕了，说道：“死者是我的丈夫。”

七郎又问：“他是怎么死的？你刚才为何提到潘豹？”

“哎呀，军爷呀，我告诉你，你能替我丈夫报仇吗？”



“只要你有理，我就替你报仇！”

女人万分悲伤地说：“我丈夫原是一位新科武举，来齐天庙登台打擂欲夺帅印，哪知潘豹心肠歹毒，我丈夫被他打倒，他还不罢手，竟抓起我丈夫往台下扔，摔了个脑浆四溅。英雄如能替我丈夫报仇，小妇人永远不忘你的大恩情。”

七郎说：“你尽可以放宽心，不要再啼哭了，潘豹他今天一定活不成了！”

妇人听说忙起身道谢：“请问英雄尊姓大名？”

七郎摆了摆手，说：“不必多问！”撒腿飞奔天齐庙。

转眼间，七郎来到天齐庙，只见这里人山人海，一片乱哄哄。一丈六尺高的擂台，挂满了彩绸红灯，台上两边摆设着刀枪架子，台的四周围着拦人的绳子，两旁台柱上贴着一副对联：拳打南山斑斓虎，脚踢北海混江龙。中央横批是：英雄盖世。

七郎心想：潘豹这家伙太狂妄了，真是可恨之至！哼，你的本领大，可我杨七郎也不是省油的灯！

七郎正想要上擂台之际，猛听背后一声大喊：“哎！你想干什么呀？”

七郎一回头：“我是打擂的，你是何人？”

“我是看守擂台的，你打擂可以，可是现在时间还没到。三国舅还在后台休息哪，你现在上去跟谁打呀？再说，你要上擂台得先挂号，你挂号了吗？”

“没有”

“没挂号不准打擂，打了犯法！”

七郎问：“在哪儿挂号哇？”

守擂人一指：“彩棚有位西台御史刘秉臣刘大人，他专管给打擂的英雄挂号。”

七郎只好奔彩棚，由于这里人多，挤着很费事，他又急于要打潘豹，就心生一计：把两胳膊一抬，双手一攥拳，他的个儿高，力又大，用胳膊专压看热闹人的肩膀。他这一压，谁也经不住，顿时闪开一条胡同，七郎才算来到彩棚，大喊一声：“快去送信，我要挂号！”

有人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就传唤七郎。七郎大步进了彩棚，上前施礼：“请大人给学生挂号。”

刘秉臣手扶案桌，探身瞪眼一看，只见来人头戴青缎壮巾，身着蓝色短衣，下穿英雄滚裤，脚蹬一双薄底缎靴，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浓眉大眼，鼻直口阔，威武中带有杀气，真是雄赳赳，气昂昂，亚赛烟熏的太岁，铁打的金刚！

刘秉臣认出来了，这是杨七郎！不由大吃一惊：呀，真是怕谁来谁！潘太师动本，万岁传旨叫我来给打擂之人挂号，太师下令：高、呼、郑、杨几家来人打擂，千万别给挂号。刚才听三国舅说，他来时路过十字街打了柴郡主，吓得我浑身冰凉，真怕杨七郎找来算账。现在他果真来啦！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不如先劝他回去。实在不行，再想主意。想到这儿，刘秉臣说：“来者可是少令公？”

七郎答道：“正是延嗣。”





“少令公，太师有令，不准高、呼、郑、杨四家打擂，我如给你挂号，太师怪罪下来，我这小小西台御史可担当不起呀！再说，三国舅武艺高强，非比寻常，少令公还是不打为好，回家去吧！”

七郎说：“漫说一个三国舅，就是十个八个我也不怕，实话对你讲，我来就是找他来啦！如果你拦阻，我就先拿你开刀！”说着，往上就闯。

刘秉臣吓得魂不附体，口叫：“少令公，且息雷霆怒，莫发虎狼之威，你如非打不可，我现在就给你挂号。”

在七郎的威逼之下，刘秉臣只得给七郎标名挂号，把号牌交给七郎。

七郎揣起号牌，说了声：“有劳了！”急步出彩棚直奔擂台。

此时，潘豹正在台上卖狂：“众位听了，我乃三国舅，在此立擂半月，招贤纳士，一连几天被我打死打伤数人，每日台下人如潮涌，可上擂的并不多。有不怕死的请上来，没有人上来，我可要收擂了！”

杨七郎已经来到台下，把号牌交给守擂人，纵身蹿上擂台，大喊一声：“你七爷打擂来了！”

潘豹闻听，举目一看，上来一个黑脸大汉站在对面，不由得倒退几步打量，心想：“观其外知其内，观眼知心，观眉知胆，好一员猛将！”忙高声喊喝：“来者通名！”

七郎说：“杨延嗣是也！好个潘豹，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胡作非为，杀人成性，七爷岂肯与你善罢甘休！”

潘豹听罢一阵狂笑：“我实话对你讲，打了柴美蓉，就是要碰碰你杨七郎，今天叫你有来无还！”

两人说罢，动手就打，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台下的人一个个都把眼看直了，有的说潘豹是高人的门徒，实在厉害；有的说杨七郎是杨家的猛将，更不好惹！人们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杨七郎、潘豹二人走行门，过步眼，龙争虎斗，各展奇才，潘豹使了一个“饿虎扑食”，挥拳直夺七郎。七郎闪身使了一个“顺手牵羊”，一把抓住潘豹的手腕子，大喝一声：“人给我趴下吧！”

随着话音，潘豹扑通趴在台板上了，观擂的人齐声喝彩。七郎一个箭步上去，踩住潘豹的左腿，双手抓住右腿，喊道：“潘豹，给你来个分家另过吧！”

喀嚓一声，潘豹尸分两片。

这时，天齐庙外人欢马炸，銮铃震耳，潘洪带领兵马要围抄天齐庙，捉拿杨七郎！



第二回 杨家父子遭祸殃 八王千岁闯金殿

杨七郎劈死了三国舅潘豹，台下看热闹的连声喝彩，这时，天齐庙外一阵大乱，潘洪带领兵马来啦！他怎么知道信儿的呢？

原来，刘秉臣给杨七郎挂完号，马上派人报与潘洪。潘洪听说杨七郎去打擂，惊惶不已，立即带领兵马赶往天齐庙，要给三子潘豹呐喊助威，没想到他人也到了，潘豹也死了，直气得老贼浑身直颤，青筋暴跳，心中好似油煎，火冒三丈，心想：杨七郎呀杨七郎，不剐你千刀，难解散心头之恨！立时下令，围住天齐庙，不得放跑杨七郎。

霎时杀声大起，刀枪乱摆，杨七郎力大无比，剑法又好，众军士纷纷冲上来，又纷纷败下去，轻者带伤，重者丧命。有的军士大喊：“拿不下来呀，杨七郎真是个要命的活祖宗！”

老贼潘洪又急着发出号令：“谁若拿住杨七郎，记头功，赏重金；谁若放走杨七郎，定斩不饶！”

七郎只身一人迎战众多兵将，怎么可能冲出重围呢？忽听见一声洪亮的呐喊，杀进来一员白袍将军，七郎一看，原来是杨六郎来了，忙喊：“六哥，你来得正好，快接应小弟！”

于是，兄弟二人两口宝剑上下飞舞。左右开弓，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撒腿奔向天波府。兄弟俩进了杨府后花园，七郎喘了喘气，问道：“六哥，你怎么知道我去打擂呀？”

白袍英雄回答：“贤弟，这么大的事，我岂能不晓得？”

两人边说边来到花亭，七郎忽然又大叫一声：“哎呀，六哥，我还忘了一件事，我要去打擂之时，宋成、王玉被我捆上放在了假山后，还不知道他俩现在如何？”

说罢，他在前面跑，白袍英雄在身后跟随，来到假山后边一看，两个家人还在那里趴着哪！七郎急忙上前，解开两人的绑绳，又把嘴里堵的东西掏出来，两人软瘫在地上，还没等说话，七郎便带笑说道：“二位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叫你们多受委屈了！”

宋成咧了咧嘴说：“少令公，委屈我们不要紧，只怕你出去惹祸！”

七郎说：“没惹祸，只是把三国舅给劈了。”

王玉一听：“哎呀我的妈呀！我们俩奉命照看您，您却闯下这大祸，我们俩可活不了啦！”





七郎说：“你们不用怕，不光是我一人去的，我六哥也去了，法不责众，就是我爹娘怪罪下来，自有我兄弟承担，与你们俩无关！”

这时，宋成、王玉一看六郎、七郎的衣服上溅满了鲜血，知道他兄弟准杀人不少。七郎说：“六哥，我们赶快回房换衣服吧！”说完，见六郎并不动身，只是两眼发直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又说：“六哥，杀了几个当兵的，不至于把你吓成这样吧！”

他哪里知道这位白袍将正在为难，白袍将心想：这可怎么办呢？我帮助七郎杀了不少官兵，现在到了杨府花园，想走也走不了啦！是不是与七郎说实话呀？

就在这时候，府外大乱，原来是潘洪带兵把天波府给包围了！

两位家人面带惊慌说道：“二位少令公，外边乱了，大兵围府了！”

七郎说：“不要怕，如果我爹娘问你们俩我出府没有，你们就说我哪里也没去，就在花园练功来，也不要提我六哥。”

两位家人说：“这个瞎话能瞒得过老令公和老太君吗？如果瞒不过，那就得怪我们俩撒谎作弊！”

七郎说：“不要怕，一切事情有我顶着，快去给我找套衣服换上。”

此时，就听得前边银安殿钟鼓齐鸣。怎么回事儿？原来，那潘洪带兵民围了杨府，叫老家人杨洪传信，说七郎、六郎大闹天齐庙，劈死三国舅潘豹，叫老令公把两人交出来。杨洪这才赶快来到银安殿撞钟击鼓。

天波府只有遇到紧急要事才击鼓聚将，令公、太君和男女众将听到鼓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一齐来到银安殿，令公和太君坐在上座，众将分为左右站立两厢，点过大名，只有杨七郎未到。

老令公问杨洪：“何事击鼓？”

杨洪说：“禀报令公，现在潘洪潘太师带兵围府，说是郡马和七少爷大闹天齐庙，劈死潘豹，杀了官兵，跑回府来，他叫老令公把两位少爷送出府外，上朝请罪。”

令公和太君听罢，顿时就是一愣，男女众将也全都大吃一惊！

老令公对杨洪说：“你去府外说与潘太师，叫他略等片刻。”

杨洪领命而去。

这里令公、太君全都面沉似水，看着六郎，令公说道：“六郎儿，那潘豹在天齐庙立擂，为父母的曾如何劝你们兄弟，叮嘱你们万万不可前去打擂惹祸！一来潘氏势力太大，不可招惹；二来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可自相争斗，不想，父母的好话千万句，我儿却扔在九霄云外！即便是潘豹打了郡主，我儿也应当尽力劝解，大不该带七弟去劈了潘豹。如今国丈带兵围府，这便如何是好？”

杨六郎听了这话，不由得愣了神儿，忙上前说：“孩儿我一直在房中劝解郡主。”

令公刚要再问六郎，却见郡主上前来：“二老爹娘，分明是潘洪居心不善，施阴谋诡计来害咱杨家。他纵子行凶打我，又带兵围困天波府，他欺压我们实在叫人难忍，我要去南清宫面见八王千岁伸冤！”



令公听了郡主诉说,心想:“可能委屈六郎了,倒让郡主这样伤心。”又一想:“六郎如果没有去天齐庙,那潘洪围府又是为的什么?也许是七郎去打擂了!”令公想到这里,于是大喝一声:“来人,把七郎给我找来,我要问个明白!”

家人奉命跑去后花园找七郎,远远看见黑脸将军正在花亭,急忙大声喊:“七少爷,老爷和太君叫你去问话。”

一听说令公和太君叫七郎,可把宋成、王玉二位家人吓坏了,杨七郎说:“不要怕,你们不用去,保你们俩太平无事。”

说完,他一看六哥在花亭更是坐立不安,就问道:“六哥,咱俩惹的祸,怎么爹娘光喊我去,不叫你去呢?”

白袍将说:“我也不知道!”

“没叫你去,你干脆别去!你在花亭听信儿,我去见见爹娘问问再说。”

白袍将点了点头,没有搭话。

杨七郎换好衣裳,迈开虎步来到银安殿,见正中端坐着父母,两边站着众位兄嫂。猛然一眼看见六哥也站在那里,不由得心中感到奇怪:我刚和六哥说好,叫他在花亭等我,为什么他先来银安殿了呢?再一看,六哥的血衣也换下去了,更觉得莫名其妙!七郎连忙上前参见令公和太君:“二老爹娘把儿唤来有何教训?”

令公问道:“七郎,你可去天齐庙打擂?”

七郎闻听,当时往后退了两步,抬头看了看六哥,问道:“六哥,咱说没说呀?”

六郎听了此话就是一愣,难猜难解,便说:“七弟,你说的什么呀?”

“哎!六哥,你怎么装糊涂哇?咱俩做的事,你可不能全搁在我一人身上,我劈死三国舅,也是为了给六嫂出气啊!若不是六哥你接应,我坐下无马,手中无枪,也难杀出天齐庙。多亏六哥你把我接应回府中,现在潘洪带兵围府,爹娘询问此事,为什么六哥不敢承认哪?”

六郎说:“七弟,你可要说实话呀!”

“六哥,我可从来没说过谎言哪!”

令公和太君眼望六郎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七郎说:“六哥,爹娘唤我之时,我让你在花亭等我,没想到你倒在我前边来了,现在爹娘问到此事,你怎么还说不知道呢?”

六郎说:“七弟,我确实没有去打擂,今日也未曾到过后花园。”

余太君听了六郎和七郎这番对话,感到十分奇怪,眼珠一转,说道:“七郎儿,你再到后花园去看看,若是还有人在,就叫他一同前来。”

七郎大步流星来到后花园,见那白袍将还在花亭,就上前一把拉住说:“你快跟我走吧!”

就这样,七郎拉着白袍将来到银安殿。大家一看,全都愣住啦!走进来的这位白袍将和银安殿上的杨六郎长得一模一样!论年龄、相貌和身材,简直分不出谁真



谁假。唯一的区别就是银安殿上的六郎身着素白缎袍是干干净净，刚上殿来的这个素白缎袍是血迹斑斑。

杨七郎看了看二人，说道：“六嫂，还是你来认吧。他们俩谁是六哥，你可别大意，得看准了！”

郡主看了看身边的六郎，又看了看七郎带进来的白袍将，她也惊呆了，简直是难以分辨！

这时，六郎仔细一看，连忙抢步上前，拉住白袍将说：“哎呀贤弟，原来是你！”

他们俩人互相打量了一番，全都面带笑容喜气洋洋。

原来那白袍将姓任名秉，字堂惠，家住云南昭通府，专门行商。有一次，他携带珠宝玉器，从云南来到汴梁。刚走到城南四十里处，就遭一伙强人拦路抢劫。那任秉武艺十分高强，凭着手中一杀枪，三四十个盗贼也难取胜，有一个强人趁机躲在一旁，暗地放出飞抓，把任秉抓下马来。正如古语说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眼看任秉就要丧命之时，大道上飞驰来了骑着骏马的杨六郎。众强人以为官兵来了，忙抢了珠宝一哄而散，逃窜四方，杨六郎飞身下马扶起任秉，二人互通姓名后又仔细端详。

原来，那一天杨六郎在府内闲来无事心中烦闷，就到城外闲游遛马，正遇上强人打劫任秉，就催马前来搭救。等赶跑了盗贼扶起了任秉，两人一打照面全都大吃一惊！怎么哪？两人全都发现对方怎么这么像自己，真不亚于一母同胞的双生子，两个人长得是一模一样。

说到这儿，各位也许以为这不是太玄了吗？其实一点儿也不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嘛！相貌相似的人并不少见，只是长得太像的人不多就是了。

两人见面之后互通了姓名，杨六郎知道任秉是到汴梁来行商的，半路珠宝被劫，很是同情，就送他纹银一百两作为回去的盘费。任秉本来就感谢郡马救了自己一命，又见郡马赠给银两作为盘费，真是感恩不尽！连忙拱手谢道：“郡马公解救在下于危难之中，又慷慨赠银，在下终生难忘！”

任秉又说：“在下有一心愿，说出来不知郡马应允与否，请勿见怪。”

“有话但讲无妨。”

“在下今日巧遇郡马，实乃三生有幸！郡马侠肝义胆，武艺超群，小人不胜倾慕，欲结金兰之好，郡马不会怪小人高攀吧！”

六郎见他仪表堂堂，为人忠厚，心中早已喜爱，所以就满口应允，俩人就在野外撮土为炉，插草为香，结成金兰之好，如同生死兄弟，报过年庚，俩人同岁，只是六郎比任秉大半年，就以六郎为兄，任秉为弟，任秉又给六郎磕了头。结拜完毕，六郎请任秉跟他进城回府住些天再走。任秉再三推辞，说是下次来京再去看望父母和兄嫂，于是俩人分了手，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这次任秉又做买卖来到汴梁，因为还有两个伙伴，不便同去杨府，他们三人就住